

# 戴笠與梅樂斯 (上) (本文插圖刊第4頁)

●黃天邁 (前駐巴黎總領事·駐迦彭共和國大使)

## 抗日海戰無名英雄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後，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回國述職，路過珍珠港，對美海軍發表談話，他說：「我們打敗日本，不是由於投原子彈，也不是由於蘇俄參戰，而是由於美海軍在太平洋的輝煌戰績！」赫爾利心直口快，實話實說，引起美陸軍的極度不滿。當時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及駐華美軍總指揮的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駁斥赫爾利成見太深，偏袒海軍，過份誇張。美國務院內慣用「無可奉告」做盾牌的職業外交官們，對赫爾利談話也大搖其頭。赫爾利受盡國務院內左傾親共份子的氣，回國後即向杜魯門總統(Harry S. Truman)提出辭呈。其實赫爾利要說的話只說了一半。美海軍在太平洋打了勝仗，全靠準確迅速的情報。美艦隊摧毀日本艦艇，切斷其補給線，收復日軍佔領的島嶼，迫近日本本土，因為掌握了氣象及日艦動態的情報。沒有這些情報，美艦隊無法活動。情報主要來源是「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簡稱中美所SACO)中美所主任副主任是軍統局局長戴笠(雨農)將軍及美海軍梅樂斯(Milton E. Miles)上校。(後升少將、中將)太平洋抗日海戰的無名英雄。

太平洋海戰後期，美艦隊向日本本土逼近。美B2C機動艦隊能發動一千五百架飛機轟炸日本本土，因預測有雲層掩護。F4航空隊轟炸沖繩、琉璜各島，都依賴氣象情報。美海軍將日本海軍打得七零八落，已瀕於全面崩潰邊緣。日本戰敗的命運早經注定。最後如登陸日本本土，日軍會負隅頑抗，作自殺式的拼命，傷亡必極慘重。為了縮短戰爭，減少傷亡，才投了原子彈。

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的兒子吉美在太平洋海軍服役，准假回國參加羅斯福當選第四任總統就職典禮。吉美返防時對他父親說：「我們要登陸日本本土，我會在慘烈戰鬥中犧牲，怕不能活着回來了。」他父親說：「我們不需登陸日本本土，戰事就可以結束。」吉美問：「用什麼戰術？」他父親說：「現在不能告訴你；不過我可以担保，你會活着回來。」使用原子彈是羅斯福所做決定，死後由杜魯門執行而已。情報對戰爭勝利有決定性。輕視情報作業的人是愚昧無知。世界公認我國古代兵學權威孫武說：「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

不勝者，得算少也。「勝與不勝決定於廟算之中。廟算就是現代軍事術語「狀況判斷。」包括敵情、地形、天候。所謂「知天知地，勝乃可全。」地是地形，天是氣象。海戰空戰，氣象情報尤為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在諾曼第登陸，準備工作早已完成。一再延期，是爲了選擇氣象有利時機。中美所供給美海軍氣象情報外，尚有偵譯日本海軍無線電訊及瞭望日艦隊在中國海岸動態情報。太平洋戰勝是情報戰勝，中美所應居首功。美國海軍部戰後公布中美所業績：

美海軍在太平洋作戰，全靠氣象及軍事情報。中美所協助太平洋艦隊攻擊敵海軍佔領的島嶼，最後直搗日本本土，貢獻極大。自成立至今日，（按為一九四三年四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完全以促進中美兩國共同利益為目標，努力打擊敵人。就其密切合作程度而言，中美所實為此次盟軍作戰各嚴密組織中不受語言障礙而始終合作融洽無間的唯一機構。

中美所成立經過及工作效績，中外雜誌已刊登過多篇報導文章，如費雲文兄之「中美合作抗日秘錄。」曾連續刊載七期，至爲詳盡。本篇不再贅述。

### 初談合作各懷戒心

中美合作開始前，戴雨農與梅樂斯從未謀面。我駐美大使館副武官蕭勃（信如）居中介紹，口頭保證。梅樂斯奉軍令部部長海軍上將金氏（Ernest J. King）密令來華，與戴雨農商談合作，賓主各懷戒心。軍統局任務特殊，作業保密，向不與外國駐華使領人員、武官及情報新聞專業人員打交道。戴雨農對一般英國人之詭譎善變，美國人之飛揚跋扈，雖未目見，耳有所聞，所以避免接觸。今驟談合作，不得不提高警覺。

軍統局曾間接與英國情報合作，由鄭介民將軍以軍令部二廳出面，與英國駐華大使館武官或英國駐香港情報單位交換情報。英國提出「丹麥計劃」（Danish Protect）由英商太古洋行出面，在我國境內組訓遊擊隊，由英國人統帥。後與我方負責人周偉龍發生誤會，不歡而散。日本進攻新加坡，英方邀請鄭介民前往新加坡參加軍事會議，計劃組訓遊擊隊。會議進行中，日本飛機凌空，英皇家空軍不敢迎戰，作「戰略性」撤退至印度。英守軍無鬥志，準備投降。鄭介民見局勢無可救藥，提前回國。英國東南亞戰區司令海軍上將蒙巴頓（Louis Mountbatten）進行「緬甸計劃」（Burma Plan）我方受訓六人為緬甸僑生，由英方空投緬甸內地，以建立情報據點。空投時降落傘未能張開，六名僑生竟被活活摔死，敲了中英合作的喪鐘。中國戰區美軍總部多方蒐集敵情情報，勞而無功。美戰略局（O. S. S.）局長鄧諾文（William J. Donovan）配合美軍，主持情報、心戰及遊擊等工作。他在歐洲很有表現，極盼在東南亞尤其是中國有所作為。他與蒙巴頓及魏德邁前任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連繫，將觸角伸入中國境內。進行多日，茫無頭緒。他於是想到軍統局，他想利用軍統局的權勢，以合作爲名，在中國境內——包括中共割據地區建立情報站，徵募訓練突擊隊，裝備中共。一切由戰略局指揮，不受軍統局節制。這不是合作，是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的作爲，動機

既不純正，做法更是乖張。

美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落選的威爾基 (Wendell Wilkie) 以特使名義訪華，鄧諾文派田恩 (Joseph Barnes) 高勒斯 (Gardner Cowles) 二人隨行，目的在會晤戴雨農，商談合作。戴雨農洞悉其喧賓奪主的陰謀，對戰略局派來二人以出巡不在重慶為由，避不見面。二人吃了閉門羹，空手而回。鄧諾文大為忿忿，但仍不死心。蕭勃向戴雨農建議與美海軍合作時，戴雨農並不放心。蕭勃強調美海軍無侵犯我國主權企圖，梅樂斯為一優秀海軍軍官，誠實謙遜，對我國友善。戴雨農終於接受蕭勃的建議，請准蔣委員長介石後，對梅樂斯表示歡迎，並予禮遇。

梅樂斯得知合作對象為戴笠後，前往國務院及參謀本部查閱有關戴笠的人事資料，結果大失所望，感到十分憂慮。據資料記載：戴笠是暗殺大王，中國的希姆萊。其所領導之軍統局是蓋世太保 (Gestapo)。他反民主，反西方，無惡不做，聲名狼籍。這些資料當然是駐華大使館及美軍總部的左傾親共份子做的報告。美國人天真輕信，以假為真。蕭勃告訴梅樂斯：「戴將軍負國家安全重責，堅決抗日，對朋友熱情，重然諾。我敢担保，你可以完成你的任務。敵人和共產黨最恨也最怕的就是戴將軍，所以造謠誣蔑。你去親自觀察，不難發現真像。」梅樂斯受蕭勃鼓勵，下決心來到中國。他與戴雨農一見如故，很快同往濱海地區視察，建立共同信念，過去猜疑陰霾一掃而空。

### 互信互賴風雨同舟

戴雨農與梅樂斯由重慶出發，迂迴到麗水、溫州、福州、廈門、金門。在浦城遭日本軍機轟炸，梅樂斯腿部為碎片所傷。此次探險式的旅行，使梅樂斯對戴雨農有進一步的認識，印象深刻。他發現軍統局組織嚴密，佈建廣被深入，幹部智勇雙全，工作效率驚人。戴雨農精力過人，步行卅里後，與幹部會報，徹夜不眠，穿梭敵前敵後，指揮若定，履險如夷。南京偽府人員、上海警探、偽軍、海上遊擊健兒（人稱海盜）等都來見戴雨農，俯首聽命，同心抗日。梅樂斯為之歎服。

戴雨農對美海軍所要求廣設氣象站、瞭望哨，提供敵情報等，都答應照辦。戴雨農要求美方代訓裝備遊擊部隊，供應電訊、偵收、測向、氣象、爆破等器材，梅樂斯也一口承諾。各取所需，互信互賴，奠定了合作基礎，創了奇蹟。我於一九四三年七月，由印度回到重慶。戴雨農介紹我與梅樂斯會晤，開始往還。戴雨農和我檢討與美海軍合作政策，獲致共識。美方常被謠言困擾，顧慮美方所供武器，我方用以打共產黨而非抗日。我建議無妨讓美教官專家等以顧問或參謀身份參加我遊擊隊作戰，使彼等親眼看到，以釋疑團。戴雨農願慮梅樂斯受美軍總部及戰略局的挾制。我經多日觀察，與梅樂斯談話，我認為梅樂斯忠於海軍，不會受史迪威及鄧諾文利用。梅樂斯說：「我只做本分內事，不為戰略局作間諜。」梅樂斯嚴令他部屬：尊重中國習俗，保持應有的禮貌。吃中餐用筷子，與中國戰友過同樣生活。梅樂斯誠實無欺，終獲得戴雨農的絕對信任。



蔣委員長介石以中美所應簽訂一協定，俾有書面根據。我商得梅樂斯同意。戴雨農召集有關幹部舉行會報，議定原則及細節。梅樂斯請示美海軍部，蕭勃就近與金上將連繫。雙方往返協商，歷時三個月，完成協定草案。戴雨農要我將草案中英互譯文字加以推敲改正。定稿後雙方分別呈准蔣委員長及羅斯福總統，授權外交部長宋子文及海軍部長諾克斯 (Frank Knox) 代表簽字。副署者華方為戴笠、蕭勃，美方為鄧諾文、梅樂斯。(鄧參加副署原委見下文) 實際上中美合作已進行一年，成效卓著，協定不過追認既成事實。梅樂斯將協定放進保險箱，從未引用。中美所正式成立後，戴雨農與梅樂斯分任副主任外，我方辦公室主任為潘其武，主管所內華方及外地各訓練班編組人事日常業務。與我方接洽限於事務方面。政策性重要問題由戴雨農與梅樂斯直接商討。戴雨農不懂英文，梅樂斯會說的中國話也極有限。經常由劉鎮芳傳譯。我偶爾臨時充數。戴雨農做事不敷衍模稜，言出必行，果斷真誠，梅樂斯為之折服。他們兩位商討問題時，極少爭論。遇易生歧見的問題，則由我與梅樂斯作初步商談。爭執不下時，戴雨農出而轉圜，提出折衷辦法，獲致結論。戴雨農有高明對人藝術及談話技巧，有說服力、吸引力，融化力，使對方心悅誠服，絕非使用權術。梅樂斯生活嚴肅，平日滴酒不沾。與戴雨農宴時，連連乾杯，開懷暢飲，歡笑如一家人。戴雨農長梅樂斯三歲，梅樂斯常說：「我奉戴將軍為兄。」

中美合作協定簽字後，戴雨農懇邀我進軍統局工作，由客卿轉為部屬。先派充機要室秘書，經手局本部有關中美合作業務。後調長海外區，主管海外情報及佈建工作。工作地區包括泰國、安南(今越南)、緬甸、印度、新加坡、菲律賓、台灣等地區。歐美重要城市都有通訊員。中美所工作與我主管的海外地區有關時，我與梅樂斯商談進行。戴雨農重視海外工作。但有些地區如泰、緬、印度、新加坡為英國勢力範圍，安南為法國勢力範圍，都有殖民帝國主義的一貫作風，對我方工作人員心懷猜忌。戴雨農對與英、法在這些地區合作，不存厚望。

美戰略局將泰國留美學生及受訓軍官等二十三人交與泰國駐美大使館武官卡宮春上校率領，來中美所工作。泰國已被日軍佔領，成立傀儡政府。抗日志士流亡國外，以「自由泰」號召同志，作復國驅日運動。我方在泰有潛伏電台及秘密工作單位。邢森洲負責聯絡「自由泰」人士，陪其領導人賽古安來華，與軍統局合作。另在普洱、車里由卓獻書組訓練進隊，連同由我方運用之民間遊擊隊共有一萬人。梅樂斯計劃將卡宮春等送到普洱，與卓獻書之挺進隊配合，向泰國挺進。中美所在西藏邊界買進一萬匹馬，準備訓練騎兵。當時蒙巴頓集結一批親英的泰國貴族及政客，也作「復國」運動。蒙巴頓對中美所之挺進計劃，表示反對。戰略局要卡宮春等入泰，只做情報工作，不准武裝突擊。挺進計劃被迫取消。卡宮春等不滿戰略局的措施，仍返美國。後來泰國工作由軍統局獨立進行，與中美所無關。

安南由日軍佔領後，愛國志士逃亡至雲南、廣西。我方在柳州成立「戰地工作訓練班」集訓一批安南人及中國僑生。法國抗德將領吉魯 (Henri Giraud) 在北非建立據點。他向梅樂斯介紹「海軍英雄」梅尼上校 (Robert Meynier) 參加中美所工作。梅尼曾在地中海及紅海擊沉德國及義大利潛艇各一。其夫人為安南貴族，父兄在軍政界有號召力。梅尼在安南港口如金蘭灣等地區有舊屬潛伏，與梅尼秘密連繫。梅尼夫婦到重慶後，展開蒐集安南境內日軍動態情報的工作。並準備與軍統局訓練之「批安南革命黨人配合，向安南滲透。吉魯與戴高樂 (Charles de Gaulle) 不睦。

戴高樂由英國支持，作「自由法國」運動，在重慶有代表團。「自由法國」代表團限制梅尼夫婦活動。安南法國總督德古海軍上將 (A. Decoux) 以日本會維護法國在安南的主權，與日軍妥協，也反對梅尼夫婦做安南工作。法國人內鬨，使梅尼無法工作，只得離開重慶。

梅樂斯說：「戴將軍說過，英國法國都靠不住，泰國安南工作不好做。果有先見之明。」

戴雨農與梅樂斯作第二次東南之行，前往福州濱海一帶勘察、繪圖、攝影，為美海軍登陸作準備。又到江山保安戴雨農的老家。梅樂斯拜見了藍太夫人「老太太」。也和戴雨農弟弟、兒子一家人見面。老太太留梅樂斯便飯，親自下廚，熱烈招待，一如戴雨農好客作風。梅樂斯說老太太慈祥中透出剛毅性格，眼神銳利，與戴雨農同。梅樂斯與戴家全家福攝影留念，公事外是此行一大收穫。(下期續完)



黃天邁「戴笠與梅樂斯」插圖（文見16頁）

- ①左三起：作者黃天邁、梅樂斯夫人、喬家才、阮清源，右一為楊蔚、左二為郭履洲。
- ②前排左起：梅樂斯、戴笠母親藍太夫人、史密司文書士官，後排左起：戴藏宜夫婦、戴笠、戴雲林夫婦、前坐兩幼童為戴藏宜的子女。

